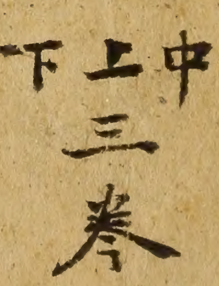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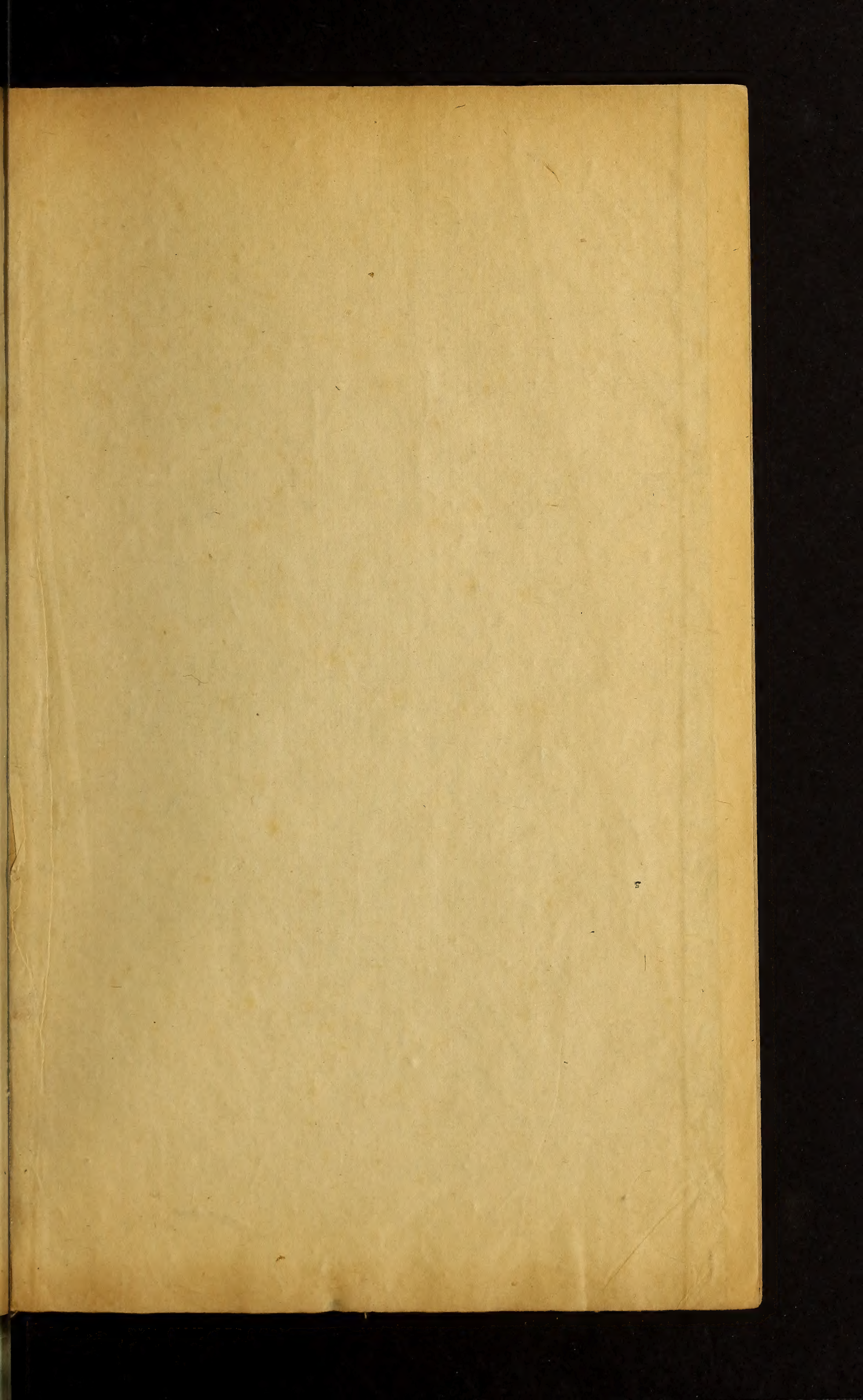
宋李忠定公行狀



三卷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二

行狀上 計字一萬弍千○二十九个

宋丞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

曾祖僧護贈少保

祖賡贈太保

父夔任中大夫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追封衛國公母吳氏韓國夫人

公諱綱字伯紀邵武軍邵武縣八龍鄉慶親里人也其先系出有唐有以宗室爲建州刺史卒官因家爲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析建州置邵武軍、故今爲邵武人、曾大父大父隱德不仕、行義爲鄉閭所宗、先衛公以進士起家、爲時名卿、姚韓國夫人、處州龍泉人、賢業懿範、中外所仰、事具龜山楊先生所撰墓誌銘、公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動必於規矩、法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年十四、從先衛公官延安時、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舊法邊城被圍、乘城者以日計功、僚屬子弟、皆登城冀賞、公獨不從、然時時騎遶城上、亦無所畏、寇退、朝廷以言者訴濫賞報罷、衆以是嵬公、將冠、丁韓國夫人憂、廬毗陵錫山塋次、凡三年、

哀感閭里、既冠、補國子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聲稱籍甚、舉進士未第、以先衛公遇郊祀恩、補假將仕郎、附試貢士、復首選、屬鬧荐親之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不的、勉試春官、以慰親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政和二年、上舍及第、臚傳之日、徽廟顧問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授承務郎、充相州州學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四年、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五年、謁告迎先衛公于霅川、有旨除先衛公提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道除

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旣入臺、嘗因職事進對、
先衛公亦以是日朝見、徽廟顧公曰、卿父子同日造
朝、縉紳榮事、未幾以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
官、從官入朝以笏擊其下、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公
之在臺、纔一月耳、十一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六年
轉承事郎、七年差充禮部貢院參詳官、八年四月復
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除起居郎、十二月差兼
國史編修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京師大水、徽
廟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至、而在位者、乃寂不聞
有發憤納忠之人、公獨異之、懷不自已、奏疏論列、謂

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閤門令公先退、更不侍立、公因奏便宜六事、且上章待罪、有旨所論不當、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繼以待罪章上、有旨更降一官、與遠小處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先是父友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瓘、識公于幼時、每謂人曰、李公有子、了齋旣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欲求天下奇士、以此道付之方是時人皆以公爲鳳鳴朝陽、了齋聞之、與先衛公書曰、伯紀所言、天下

亦有非之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則其言也時矣、使不當其可、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積誨有自、可以百拜爲壽、公旣來沙陽、日所居僧舍曰寓軒、職事之餘、閱藏教於其間、時了齋以書至、且爲公引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前言往行、繼之以言曰、嶷嶷梁公、疇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繼踵乎筌筏之外、時故右文殿修撰羅公疇方家居、嘗與了齋書、道公從遊之適、了齋報書曰、吾儕老矣、寓軒之人、嘗發妙言於筌蹄、舉世傾耳以需其再鼓、今乃欲韜絃袖手、以適吾儕羸敝之社、若許其來而不拒、則是

私乎適已而以天下爲非已事也其爲一時名德推與愛重如此其後公兩在廟堂所爲所守天下想聞風采蓋不負了齋所期矣二年六月復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三年轉宣教郎公歸滕下五月先衛公感疾不起公哀慕不自勝八月合塟先衛公於韓國夫人之塋了齋方謫居山陽以文致祭其末云孟仲叔季咸遵誨飭論水者誰其動也火不苟不許詭曰不然誰其爲之嚴父之賢識者謂了齋所許與父子之間不遺餘力矣喪既除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六月到闕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

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歲暮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先是詔求直言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公上封事、大略謂當今禦戎急務、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誠爲知言。所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又陳捍敵十策。時建牧之命既下、公素與故相吳公敏厚善、敏時爲給事中、公夜過其家、

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當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志身狥國心、詎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

宗社寧長聖壽無疆、徽廟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祗候別對、實、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禦、仍刺

臂血書之、其日徽廟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公不復得對、二十四日、孝慈淵聖皇帝即位、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皇帝者、公在奉常條具以聞、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大略謂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托之意、二十八日、召對延和殿、淵聖迎謂公曰、卿頃論水災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

南飛之外公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
然聞内禪勢必退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
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
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二也當盡以與之
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三也當告以舊約以燕
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
自取之則歲幣當减國家敢示和好不較貨財姑如
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當量力以與之欲求
割地五也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
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

無後艱淵聖嘉納、二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充行營司參謀官、蓋斡離不之兵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皇帝東幸、宮闈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日公侍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公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庭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公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對、公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

理直氣壯
可以折服
要着

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淵聖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淵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公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

聲曰李某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公致謝且敘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宰執猶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爲東京留守公爲淵聖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

臣等留守。何補於事。淵聖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榻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公泣拜俯伏、淵聖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淵聖意稍定、卽取帋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得稍有疎虞、公皇恐再拜受命、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夜淵聖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公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

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葆被皆將升車矣、公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有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

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
樓前起居、復降步輦、勞問將士、公與吳敏、撰數十語、
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
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
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爲親征行營使
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
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凡防守之具無不
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
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右

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
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
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
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
酸棗封丘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禁衛班直善
射者千人以從、傳旨如所乞、賊渡壕、以雲梯攻城、公
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戰、激厲將
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
强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

栰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有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知之之語、特給内庫酒銀絹等、以班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堅欲入城、公俾令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淵聖御崇政殿、引使入對、出斡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内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

所以和者、公因請行、淵聖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令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公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淵聖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恐李梲等、柔懦而悞國事也、因爲淵聖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淵聖頗以爲然、李梲是日至軍中、果辱命、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金人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齎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軍前、

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一百萬匹、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大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且道其語甚狂厲、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

今日計、莫若撙使與之徃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

金帛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

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

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

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謂都城破在朝

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于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

較也、淵聖爲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公言

者、公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淵聖慰諭曰、

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欵我、此徐

議可也、公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

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後廻尚輿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公無如之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公獨不謝、於是王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

罪民金銀、揭長榜於通衢、立限輸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公奏淵聖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内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又變、不可不慮、淵聖曰、卿可往收榜歸行營司、移牒王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公爲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至十七八日、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

獲奠居矣、二十日种師道姚平仲、以涇源秦鳳兵至、公奏淵聖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淵聖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公私憂之、自議和誓書既行之後、金人益肆須索、

無所忌憚、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淵聖意方壯、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墳墓殯殰、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意、公贊淵聖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

公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公奏淵聖曰、金人之兵、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粮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淵聖意

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
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
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淵聖以其驍勇、屢召對内
殿、賜予甚厚、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
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刼
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离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
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公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
夜半淵聖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
卿可即以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公具劄子
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

以軍令不得已力疾分命諸將解范瓊王斯古等圍斬獲甚衆復犯中軍公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刼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折千餘人旣不得所欲卽恐懼遁去宰執臺諫閧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皆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淵聖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离不遣使亦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淵聖前語使人曰用兵乃李綱與姚平仲結約非朝廷意僉議欲縛公以予之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公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總兵蔡懋計會

行營司兵所失纔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淵聖賜親筆慰勞、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公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舁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軍民必欲見公及師道、乃去、於是淵聖遣中使召公及師道入對、公聞命惶懼、固辭不敢行、而宣召絡繹、不得已入見淵聖於福寧殿閤子中、公泣拜請死、淵聖亦泣、有旨復公尚書右丞、充京

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淵聖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
掖門一帶、安撫軍民、公禀聖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
于福寧殿、淵聖命公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
蓋不復有用兵意也、所留三鎮詔書、公既罷、乃遣宇
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是夕公宿于咸豊門、以金人
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
城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
公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之、夜發霹靂
砲以擊賊、賊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自
平仲刼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

詔、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初十日遂退師、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公奏淵聖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更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公固請之、淵聖以公言爲然、可其議、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則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除公知樞密院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七

曰、澤州奏黏罕既破忻代、圍太原、陷威勝、軍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公盡遣城下兵、以追斡离不之師、將無以支吾、公曰、斡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黏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決無他虞、而執政中、有密啓淵聖者、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离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公聞之、于淵聖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沲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

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遥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黏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公言、乃命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統兵以援太原、种師中爲制置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先是公乞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朝廷僉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三月詔以道君廻鑾、命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礿恭謙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絶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

道君還次南都、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
西都、淵聖憂之、每有御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
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又批吳敏李
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公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
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
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
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虞、淵聖初不許、公力請之
乃聽、卽令齎御書、逢道君行宮、抵南都、道君御幄殿、
公升殿奏事、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
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

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公因出劄子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道君慰勞再三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公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寛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公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于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

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公具以實對

道君、復曰、賊旣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

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

論此、公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旣浹洽

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受圍、恐

金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公奏曰、方艱危時、兩

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

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

贈司馬光、及毁拆夾城等、凡二十餘事、公逐一觧釋、

復奏曰、皇帝小心仁孝、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太上皇

帝意者、毋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强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爲尊長者、正當以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廵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便無事、因内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公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公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

凊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
勤、已降旨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逢此意、慰安皇帝因
袖中出書付公、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
萬世、公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
道君聖語、奏知淵聖、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進呈道君
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二十七日
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
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

搜索、然後車駕進見、公謂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公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决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公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探、上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旣退、再召對睿思殿、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

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公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約、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公因再拜辭上而出、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道君皇帝以三日入國門、公扈從朝于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

事、并繳進劄子、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别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党與誠果有之、臣首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若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有曰廼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復令徐處

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公不得已就職、虜騎出境、公具奏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又乞修邊備、防秋仍用李邈措置塘濼水匱等事、批荅依奏、又具劄子乞措置三鎮、及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於是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又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其二謂河北河東保甲。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

以償其直、其三謂復祖宗監牧之制、其四謂河北塘濼不復開濬、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可益增廣、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皆當築城、民有所恃而安、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䘏之、其七謂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其八願復祖宗觧鹽舊制、淵聖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旣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冦之策、置而不問、公切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同

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淵聖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豫詔天下起兵防秋爲捍禦之計條具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公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淵聖從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大中大夫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簡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之詔以公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公奏淵聖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危之時宜一新政事朝廷玩惕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

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淵聖以爲然、委公條具以聞公條上三十餘事、淵聖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郵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郵甲錢也、公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有密白淵聖、以公得都城軍民之心者、欲以此離散之、公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丐罷、五月初、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淵聖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

浸不可長之語、公惶懼於淵聖前、明辨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告勑宣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以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溫顏慰諭、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公待罪再章、二十餘上、皆批答不允、遣使宣押歸府、公翌日見淵聖曰、人主之用人、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

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意何在、淵
聖安慰久之、公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命种師
中發於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公為
宣撫使代師道者、初黏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堅
壁固守、黏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鏁城法、以困太
原、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
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由井陘
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
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

之、欲賞射者、吏告不足、而罷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淵聖納議者之説、决意用公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諭所以欲遣行者、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淵聖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勑令、面受。公、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勑、今拜大將、如召小兒可乎、淵聖乃許別日受、公退即移疾乞致仕、力陳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

並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諫相繼上言、公不當去、朝廷。淵聖皆謂爲大臣遊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公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公感其言、起受命、淵聖錄裴度傳以賜。公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且言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

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
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
淵聖優詔罷荅、宣撫司得兵二萬人、分爲五軍、時勝
捷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宣撫
副使劉韐、又以觧潜爲置制副使、代姚古、以折彦質
爲河東斡當公事、以潜治兵於隆德府、宣撫使見兵
實有萬二千人、所得銀絹纔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
二日啓行、而庶事未辦集、乞量展行期、淵聖批曰、遷
延不行、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
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師

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乞骸骨淵聖趣入數四公入見其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淵聖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粮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

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公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公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

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諞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根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公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

趕奪嬪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亾捕獲皆斬、以故軍律嚴肅、無敢犯者、公嘗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于是造車千餘輛、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略謂今河北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決須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自揆、措畫降詔團結防秋之兵、不過十萬人、使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旨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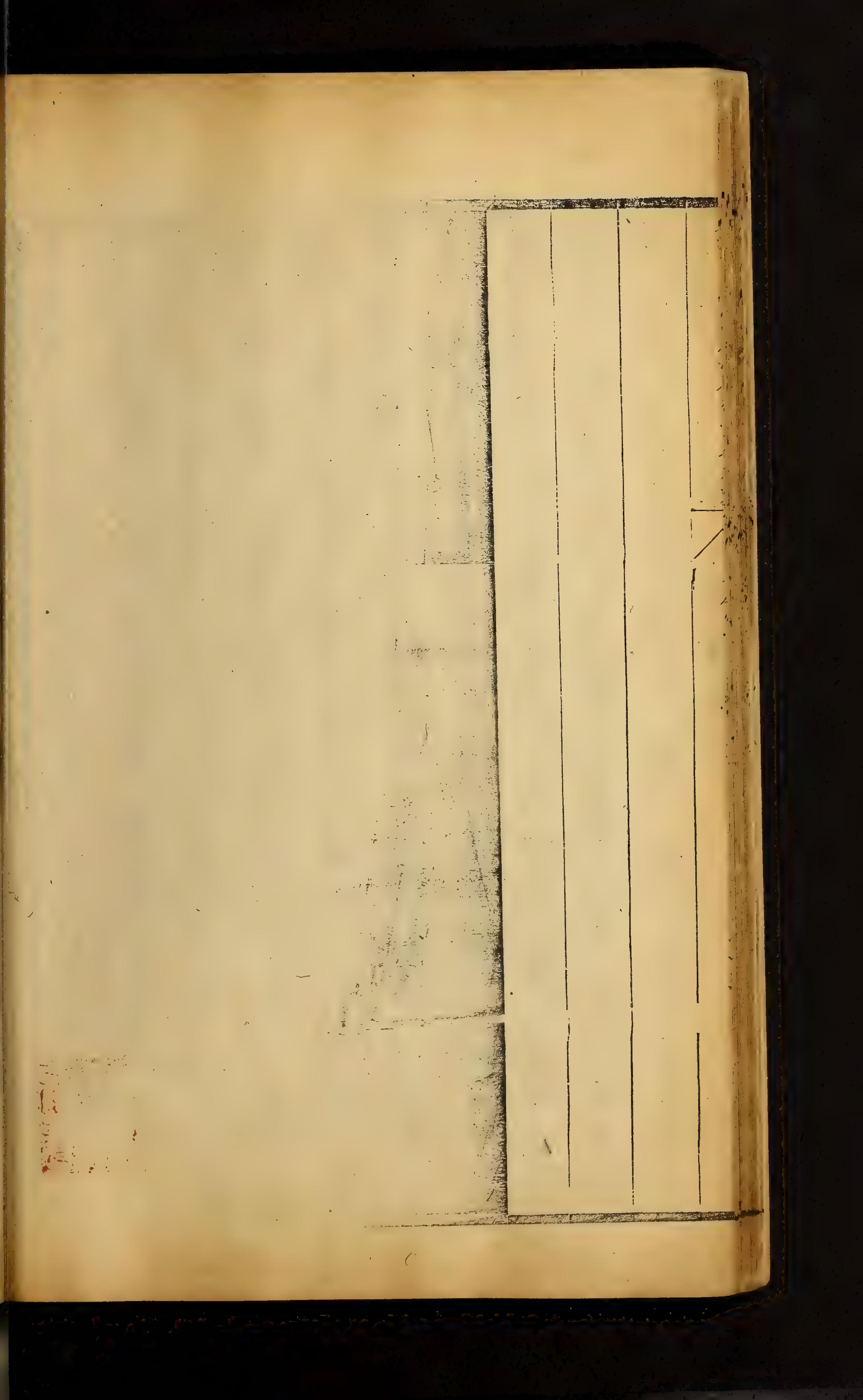
結之兵、罷去大半、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爲此擾擾也、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旨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

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夫以軍法勸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淵聖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幹當公事都統制、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公奏淵聖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旨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公極爲淵聖論節制不專之敝、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

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至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和議之使、紛然於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公竊歎曰、事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議出公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公亦不能留

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公具奏
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
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淵聖命种師道以同知
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公赴闕、且俾沿
河巡視防守之具、公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
官致仕、九月初交割宣撫司職事、與折彥質、公行至
封丘縣、除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具奏辭免不敢當、且
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
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使得兵若干、并防秋
兵若干、今屯駐其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

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材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言者果謂公專主戰議、喪師費財、於是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公上疏辨論、還有後言、再謫寧江、



行狀中 計字乙萬乙千三百廿八个

建炎元年、丁未春、行次長沙、被閏十一月三日旨、揮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前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淵聖感悟故復召公、然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方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覩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所據、因帥臣、殺吏民、焚舟船、切官府、公即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

乃肯釋甲、然桀驁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既次金陵、因與權安撫使李彌遜、謀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之命、上書論時事、次寶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行次虹縣、始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來也、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乃論公不當爲相章疏大意

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巳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公爲金人所惡、雖巳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收封以示公、欲公之留外而不進也、公乃知命相出於淵衷獨斷、而外庭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復會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傳上旨云、常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由湖北迓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恊濟事功之語、公感泣流涕、遂如行在、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

見上敘致、不覺涕泗横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還二聖、以撫萬邦、皆責在陛下與宰相、而考愼之際、首及微臣、自視闕然。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伏望追寑成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

幷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謝、
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捐糜不足以報德、
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
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惷、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
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之所惡、不當爲相、則
不可、臣愚不知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
氏耶、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
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即乞身以歸、
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

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
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公
奏曰、陛下天縱聖明、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
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
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時六月一日也、翌日有旨
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力陳不敢當
一相之任、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
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
賴卿以安、卿其無辭、公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
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

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使總兵于外、又不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讒譖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後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

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與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消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公因出劄子奏陳、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

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
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
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
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
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
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
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
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罷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
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逆僭、大略謂張邦
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

號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郡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厲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必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捍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

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政當如此、以次進呈四劄子、奏事訖、公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寮、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

商量、公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當道
君朝、邦昌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
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倘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
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
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
者、月有餘日、虜騎旣還、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
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
名告、數百道、以行、而彥國等、因其使、而四方勤王之
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
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本末如此、而議者

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請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伐、遣使奉迎而怨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恨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者。私也。天下憤恨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如何、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而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

已以身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郡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人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而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

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不同議論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辨、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公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亦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公曰、呂好問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

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乃曰、卿欲如何措置、公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宥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責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

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公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惇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

容隱、以袂聯屬以往、若因繫然、其後追道君東宮后
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
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
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
内王及之余大均胡偲陳中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
結案、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
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上曰、卿昨日内殿爭
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公拜謝
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决斷如此、天下不勝幸
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

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羣議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愚慮以裨補萬一復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又請置看詳官兩員于侍從中選用凡士民上封事可施行者將上取旨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時六月六日也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公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

間其不遠遠甚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華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今日之事須有規模及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消盜寇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就緒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

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人、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守、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之意、朝廷應副錢粮告勑、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絶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者、公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奏、旣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公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

北、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旣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公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然公以所常論潛善之事頗難之、不得已、一日
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
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
言得罪、儻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所難、不亦美乎、
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說、有旨
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遣使臣齎劄
子召對、摹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
募兵半年費、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
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
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府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

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傳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請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帥率如古人斬然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請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言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

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麻公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覩其智略氣節眞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瓊爲使瓊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公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對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

亮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陛下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陜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勑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付粮草、餘與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公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宮降誕皇子、宰執政入賀、公奏上曰、皇子降誕、考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爲朝廷

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疾病死亾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軍、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依方鎮法、命使臣齎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命榷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圖守諸郡者、往往抽還、且土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公曰、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深入、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三州、而真定可復、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公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

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
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擠亦以公之策爲然有許
高許亢者、防河而遁、至南康軍、且欲爲變、守倅以便
宜誅之、衆謂擅殺非是、公曰、淵聖委高亢防河、付以
兵將甚衆、賊將至、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趨江南、
沿路刼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
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
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上
以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時開封闕留守、公以爲非宗
澤不可、力薦之、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

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溪、竟不能易其任也、其後許翰至、公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內剛、謀議明決、宜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衍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綱運不通、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措置而水復舊、綱運沓來、闐擁入京師、米價始平、又於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設巡檢、商賈始通、人情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番赴行在、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命令始通、綱運入京者、還截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一一措置、悉

此類也、又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上皆以爲然、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謂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又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

所以遣、而逃亡殺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賄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牓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厲、公又奏宜詔諸路州縣、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且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使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於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船、因其俗之之所宜、招募水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

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
臣材略可用者、以備將佐偏裨之任、有旨皆召赴行
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
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公奏上曰、堯舜之
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
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
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
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中國
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卽冠蓋相望、卑辭
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

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公草表並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曰陛下當艱難時爲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其言金賊不道頻天下士民同心恊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上乃命公撰擬詔文進呈須降又具劄子乞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官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

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
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
官止爲通判、一應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
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
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劇賊李昱
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平之、
其餘降者十餘萬、一日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
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於終夜不寐、而卒有播遷之
禍何也、公奏曰、淵聖在東宮、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
位、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爲小人之所惑、

故卒誤天事、人主之職、但當知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上以爲然、公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固士卒奮厲、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嘗策淵聖、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

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

桌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

集于都城四面者二十餘萬臣獻策淵聖謂兵家忌

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

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粮俟其困而擊

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

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刼寨小衂

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

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一失機會悔

不可追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

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公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絛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

李綱之係於國明白極矣胡高宗之鮮克有終耶

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淹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力、用兵。其後賞刑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敢少休、聞其後無任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罷大半、蓋朝廷

專恃和議、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患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公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通言路、然臺諫官議論稍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刻東南官田、募民給地、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

西方前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陜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修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公罷政、皆不果行、初公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賊盜、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常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間、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近日外

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公再拜賛上曰、陛下英斷如此、乞降詔以告諭之、乃命公擬撰詔文、須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出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公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

兵徒馬、皆出於西北、一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蠭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
還闕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
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
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
東達江淮、可運糓餘、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
自冬徂春、兩河措置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與宰執商議、翌日再具
劄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
形勢於前、且曰、今乘舟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中原

變、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雖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旣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公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公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亾、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祿保

身、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廵幸之
命、然公祊相時、毎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
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
指揮、多不降出、及毎批出改易已行、指揮頗多、公知
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上曰、臣近日屢須
宸翰、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辨明、幸蒙聖察、乂
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顯臣孤陋寡與、獨荷
陛下特達之知、忌娟者多、恐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
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
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謂臣

前日奏事、諭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且言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于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公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遷公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公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計中、葢勢不得不

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進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圖收復、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騷擾、不當置司北京、欲附潛善伯彥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公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以使之者、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張益謙令分析以聞、既剳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

言、痛詆招撫司、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公始見之、乃以樞密院晝一旨、并尚書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懿爭于上前、公奏曰、張益謙所奏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沮抑張所何足惜、致誤大計、將誰任其責、伯彥懿無所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依前旨行、既不得遈、卽又爲傳亮之爭、初王瓔傳亮既受命爲經制使副、卽申朝廷、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陷沒、至于陝西、如河中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

以河東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及將家子弟、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廣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收復、有旨從之、纔十餘日、樞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弟恐有悞國事、公將上進、呈奏曰、經制司軍旅

未集、違違前議、不卹其措置未集、而驅之渡河、正所以爲賊餌耳、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豈可便以爲逗留、不若只依前旨爲便、潛善伯彥執議、上意頗惑、依違不决者累日、公留身極論其理、具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明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白、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期二人乃誤用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

批出、只令依原降旨揮、于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
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公留御
批將上奏曰、臣聎日論傳亮事、巳蒙宣諭、俟批出依
原降旨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
上曰、亮既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巳、公奏曰、臣論傳
亮乞依元降旨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軍旅未集驅
烏合之衆、使之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所潰、此必
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阻臣、使去
耳、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降付潛善施行、臣得乞
骸骨歸田里、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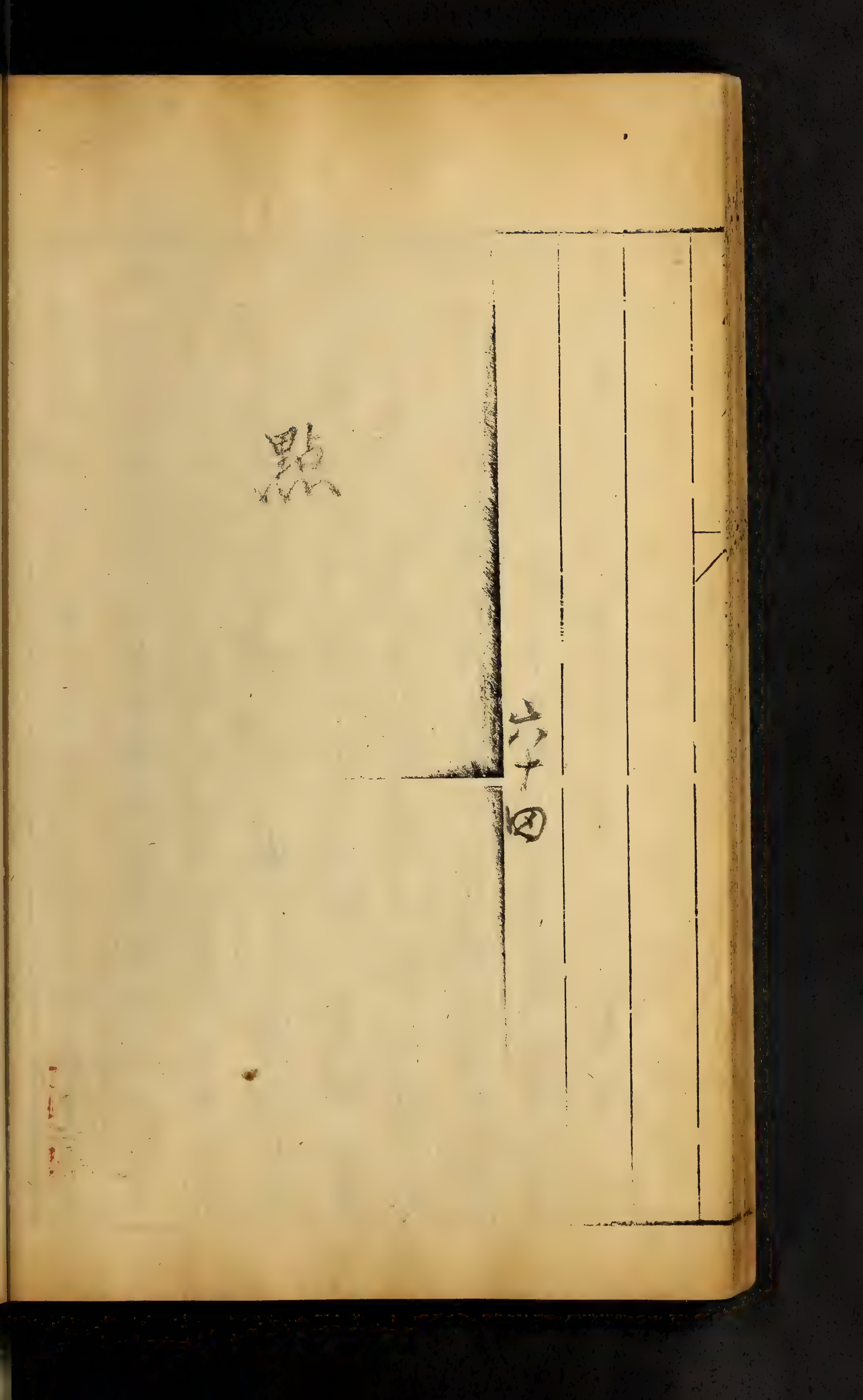
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公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復入第二表劄、皆批荅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宮起居、隨宰執奏事訖公留身、上曰、卿所奏事小、何須便爲去就、公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蠢、仰荷聰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害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

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廵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所嫉、臣獨立羣枉之中、獨頼陛下察之、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方朝廷承平無事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臣自度終無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以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廵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揺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

便哉。頥車駕廵幸。寔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其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剳、客或謂公曰、公决于進退、于義得矣、頥讒者不止、將有禍患不測、奈何、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禍患非所恤也、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

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以九月中、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于秀州、宿留不行者半月、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以歸梁谿、而言者又謂公遣弟綸與賊通、傾家貲以犒賊、爲緋巾數千頂與之、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公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而罷、既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幸、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

深入關輔、殘破尤甚、乃募兵買馬、團結訓練、車戰水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盜賊蠭起、跨州連邑、朝廷不能制、卒如公之所料也、二年戊申、十月、有旨謫降官不許同住一州、移公澧州居住、會有上書訟公之冤者、復有論列、十一月謫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安置、三年行次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四年、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幾挈家還邵武、七月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


六十四
點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四

行狀下 計字九千五百九十八个

紹興二年、壬子、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充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公以憂患之餘、具奏辭免、且致書宰執、力陳所以不敢當之意、四月七日、内侍于藎傳宣撫問、敦遣上道、乃還、公迫不得已、祗受告命、樞密院差任仕安兵三千人、以二十四日、假福州貢院開司、五月六日、啓行、有旨、就孟庚韓世忠下撥統制辛企宗郝晸兩軍、及令現在湖南岳飛韓京吳錫吳全等軍、聽受節制、初荆湖自庚戌春、爲金人蹂踐、

土賊如鍾相雷進楊華鄧裴李冬至、各擁數萬之衆
殘破州縣、保據巢穴、西北流離之人、相率渡江、州縣
不能制御、孔彥舟據潭州、後爲馬友所逐、李宏據岳
州、劉忠寨于江湖兩界、出沒數路、而曹成兵犯郴衡
永道、以及二廣、湖南安撫使向子諲、爲曹成虜置軍
中、民不聊生、韓世忠、原留統制官董旼招曹成、成雖
受招、而焚掠如故、公是時總師、由廬陵入本路界、聞
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董旼所帶親兵、纔數
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卽駐泊衡陽、先遣使臣、賫牓約
束、令放散驅虜老幼、及嚴戢其徒、不得作過、曹成至

邵、以公狀申稱放散三萬餘人、尚有四萬、至衡、率頭首百餘、赴本司公叅、公召與語、且以善言慰撫之、戒以所至不得騷擾、俟出境寧肅、當爲保奏、成感泣聽命、一路遂以無事、曹成既出境、長沙報馬友之党頭首步諒等、衆二萬餘人、自筠袁還犯本路、焚掠醴陵攸縣衡山、屯泊于魚集市、放兵四出、人情震動、公乃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統領陳照屯安仁、統領湯尚之、及將官白德屯衡州、以備賊衝、乃親率大軍、趨衡山、有獻策者、謂自衡山至魚集市、三十餘里、隔湘江及茶陵江、凡兩渉水、不若自白沙濟師、即一渉水、白

沙在衡州來路、去衡山三十里、去賊壘亦三十餘里、
賊無斥候、必不虞官軍之渡、可以得志、公從其言、乃
約衡州、備舟楫于白沙岸下、駐衡山之次日、令統制
官任仕安、吴錫、率將佐軍馬、還自白沙、連夜渡江、凌
晨叩賊壘、賊衆倉卒出拒、見官軍徧滿山谷、戈甲旗
幟鮮明、知不可敵、乃降、先是賊遣四千餘人、出掠、欲
犯衡郴諸郡、爲陳照湯尚之等所遏、公遣使臣賫牓
諭以步諒等已降、老小盡在本司存恤、宜早自歸、亦
令步諒遣人同往招之、出掠之衆、悉還聽命、凡得首
領統制統領官十餘人、將佐五十餘人、使臣五百餘

人、共衆萬有九千餘人、凡江湖間驅虜人、并疾病老弱者、並給公據放散、擇强壯精鋭、得七千餘人、分隸諸將、旣揀汰放散訖、卽令精强者、每五百人爲一部、擺列于湘江灘磧中、公御中軍、張具軍容、乘高以臨之、諭以爾等、皆朝廷赤子、失業至此、良可矜憫、今旣歸降、並令與舊軍相雜團結、祗刺手背、凡新軍所得財物輜重、預行約束、並不得毫髮侵動、本司自以三萬緡、及所獲牛畜等犒賞、以故人情安帖、自衡山趨長沙道中、無散逸者、其後措置招降、並皆放此、入長沙交割潭州職事、時湖南瀕年爲盗賊所據州縣官

類多權攝乘時爲奸公于視事日枷項巨猾付獄得入巳贓凡三萬六千緡具案上之其餘州縣權攝官以漸易置爲民所訴訟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風引退者甚衆贓吏稍戢矣方入境之初召見長老問民所疾苦皆謂所苦者無甚于盜賊與科需公旣措置招捕羣盜而科需之弊一縣至有十萬緡者公即移檄州縣盡罷科率非奉使司指揮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凡日前科需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荆湘間民戸輸納稅米率四石始了納一石百姓貧困仍檄漕司行下州縣除官耗外不許增加升合以故流移歸

業、民皆樂輸、是冬、長沙頗稔、得稅米四十餘萬石、軍
儲遂足、方李宏之殺馬友也、王進王俊、以五千餘人
遁去、據七星寨、在湘鄉寧鄉安化三縣之間、日肆焚
掠、一方騷然、公抵長沙之次日、命郝晸出師、次七星
寨、進以衆三千人約降、俊以二千餘犯安化、及破
州新化、以逼邵陽、公遣吳錫以其麾下、由徑路趨邵
陽、以討王俊、錫率所部、倍道兼程、自潭五日、而至邵
王俊之衆、去邵纔數十里、而錫兵至、適雪作、錫乘其
不備、縱兵掩擊、殺千餘人、生擒俊、餘衆悉降、自是湖
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民漸安居、惟江西接境間

有出沒、如劉超張成等、多者數千人、少者亦不下千數、遂檄江西會合夾擊、且招且捕、節次悉降、揀汰放散外、得精壯又數千人、郴州土賊鄧裴彭鐵、大攸縣土賊王順等、分遣韓京等討之、以故境內悉平、獨湖北楊么者、鍾相餘党、以左道惑民、據洞庭重湖之險、北達荊南、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湘陰益陽、周環千里、出沒作過、有衆數萬、于是旋創戰艦、命統領官李進屯湘陰、馬準屯益陽、以備之、吴錫屯橋口、破其數寨、么不敢犯、先是長沙遭兵火、尺椽無有、市井蕭然、公留衡陽日、先遣官造州宅、使廳門

廡堂屋之類、卽入城始及甲仗庫、州官廨舍、兩獄倉
庫等、又造營房六千餘間、民稍歸業、易草舍以瓦屋、
城市始就緒、帥府制度、日以備具、時有統制官張忠
彥者、緣討捕駐軍廣州、挾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
震擾、屢欲爲變、撥隸孟庾韓世忠岳飛、並不稟命、至
是撥隸公麾下、遣使臣召之不報、忠彥意欲爲郡、公
因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來、卽械送所司取旨、諸路
帥臣帶宣撫者、並罷、公止帶湖南路安撫使、公嘗建
議、謂荊湖之地、縣數千里、南通二廣、北控襄漢、東接
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

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荆南
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西川之號令、可通。
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蓋公之志氣。
其素所蓄積也。丐祠得請、乃以節次招降到潰兵盜
賊人數、及見管軍馬數目、打造戰船、教習水戰次第、
并見在金銀錢物、與江西廣南末支撥到錢米之數
逐一具奏、即行、四年四月得旨、令省記。編類、建炎元
年五月、以後時政記。公乃以昨任宰相日得聖語、及
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建炎時政記、以進、有
旨宣付史舘、是冬、虜僞入寇、侵犯淮甸、邸報既傳、中

外憂憤、公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試爲三策、以獻、其大略曰、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内必虛、偷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粮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餘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

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僞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故今日爲退避之計尤不可倘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此賊安知非送死于我願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有旨以公所奏皆今日急務已付三司樞密院施行降詔奬諭公旣以三策奏陳時又報韓世忠統全軍于淮

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

張俊、統兵渡河、應援、車駕巳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

公又條奏宜備者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

至于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粮食。措置

戰艦水軍。及措置揚么凡十事以獻。五年、乙卯春、詔

問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

悉條具來上。公乃條對以獻、其略曰、議者或謂賊馬

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切以爲不然、今朝廷

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

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

之固、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策、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荊襄、以爲藩籬、葺理淮南、以爲家計、異時可省經費、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陜西五路、

諸路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至於臨事制變、不可預圖、願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駐蹕建康。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猝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潛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臣願自今以往。不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使軺往來。邀我以必不敢爲之事。於吾自治自彊

之計。動輒相妨。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曾不知其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平。二說既定。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反覆論議幾萬言。皆切中時病。內變革士風。尤爲著明。其略曰、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士風淳厚。則論議正而是非明。賞罰當而人心服。士風澆薄。則一切反是。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當時措置乖謬。盜

賊並起。而有五胡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兢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士風遽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逮今數十年。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讁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詈則小

遷。謫詆戒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雖以忠許國。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滔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辯自。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

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又曰、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之。閏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蒙降親筆手詔以公條具賊退事宜、已施行外、特賜褒諭、十月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公兩具辭

免、復賜親筆、勉公使行、且得旨許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丙辰二月、准告兼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門、翌日內殿引對、上慰勞再四、以已見利害、并本路職事、再對于內殿、三月一日、朝辭得旨引見、進呈劄子、凡十有六、而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夫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其詳具奏疏、先是公以靖康間、道君淵聖所賜御書、刻石、因呂祉以示張浚、浚以上聞、至是因蒙宣諭、欲見道君御書真蹟、具奏以進、外又以劄子、繳進靖康間奉迎錄曰、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旨、迎奉道君太上皇

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寵幸亳社西洛、旋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旣去位、羣枉當國、與臣爲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孫覿因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爲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榜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爲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冤抱憤、順受黯闇、不敢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爲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

之琬琰、蓋欲侈大其賜、因自辨白、以裴成碑本、託給
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
見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有臣
靖康間所編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
表一道、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
寫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
加睿察、得旨送史館、是時朝廷銳意大舉、既遣相臣
張浚視師川陝荊襄、又降制命、以韓世忠岳飛爲京
東京西路宣撫使、上嘗面諭公以十數年來、訓練士
卒、今方可用、公既陛辭以行、因極論所以進兵者、具

劄子以奏謂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惟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

其取於民一也此未盡善者一也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以爲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若欲取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平時不務爲可以制鐵騎之術此未盡善者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

籌畫周詳

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東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堅甚、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

之民絶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勝猶如此
則所以圖爲善敗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
也二十三日至撫州金谿界交割本路安撫制置大
使職事是時朝廷以本路旱災饑民闕食御筆詔書
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
數出糶濟此流殍公即條具具奏又延見父老詢問
疾苦乞將災傷路分第三等以下人戶四年積欠特
與蠲免又奏乞旋賜本錢十萬貫以爲營田之本先
是降詔以六月乙巳地震求直言公應奏陳八事時
虔吉盜賊爲患公以爲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

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窩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退、則又復團聚遣發、軍馬不能窮詰、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給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賊首及徒黨傑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

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難强之使行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初濮州城池遭金人殘破之後城壁摧毀壕塹堙塞兼闊遠難以防守公相度裁減築濬用度既省處畫有序不擾而辦城高池深民有所依是年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泗幾半年公具奏謂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

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黃間、約岳飛兵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既而王師屢捷、劉光世張浚、楊沂中、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公又奏陳利害、大略謂切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只有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猾、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將惰、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厲、以待大敵、仍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

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有旨以公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降詔獎諭、七年正月、以公賑濟饑民、招還流亡、降詔獎諭、及車駕將幸建康、公具劄子、乞益修戰守之具、沿淮修築城壘、二月報徽宗皇帝升遐、寧德皇后上僊、公既奉慰表、又具劄子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二十七日、車駕進發、巡幸建康、公奉表起居、又具劄子、論建中興之功、大槩曰、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

所覩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林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繼進舉直言極諫之士乞不必遠召將帥二劄子四月十六日有旨以公典藩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有褒嘉可特轉左金紫光祿大夫六月上遣中使傳宣撫問賜夏藥兼銀合茶藥先是虔寇以守臣失於撫循致招安人遙起爲

盜、雖官軍屢捷、賊黨甚衆、公致書宰相、以張觷材術
正可任此、所以薦之者甚力、其後朝廷果命觷自閤
移守虔州、招安說諭、並令放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
罪犯、八月諸路大旱、公具劄子、乞益修政事、以救今
日之弊、大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殍相望、
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動天、報以
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
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
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
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微輸、文移急於星火、官

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復爲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及採報酈瓊叛歸僞齊、公具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之足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

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仍具奏以論列淮西叛將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一外任宮觀、九月、又具奏乞外祠、且以到任以來、賑濟饑民、招塡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剏

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並逐一躬親措置處畫

事件、釐爲六狀、繳奏、有旨以公奏陳淮西事宜、切中

事機、降詔獎諭、時張浚旣罷相、外議皆謂車駕將幸

平江、公謂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而言者

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非是、乃復奏陳利害、大畧

曰、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

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

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

以自强、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動、古語曰、臨大難

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
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
建康移蹕之謀、既審、公具奏利害、大略曰、臣聞自昔
用兵以成大業、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
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
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
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
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
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
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

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蕀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無不利之失、朝廷止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躡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靜以鎮之者此也。又具防冬畫一奏請、方欲候報措置、而以論列淮西、言及臺諫、遂犯臺諫

之怒、竟以言者之故、簡會累乞宮觀奏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未有代者、繼靖康之故、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申奏、既而除端明殿學士、李光爲代、公貽書具言所以措置之意、八年正月、還次長樂、是冬以王倫使事具劄子奏陳、大畧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名、不置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

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
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
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徃
遂返、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
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
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
在遠方、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以此名
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
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
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三也、必求歲

明白痛快

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攺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

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嘗降玉音。謂宰執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二月。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公累具辭免。悉降詔不允。又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頃臣區區進

還、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于國體、有旨以公累具奏陳、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降詔示、不欲重違之意、十年庚申正月十一日、申使徐瑀傳宣撫問、初公之叔弟經、博學多識、公所以期之者甚遠、不幸早世、公悼恨不能自已、適上元日、具家饌致祭、公撫几號慟、倉卒感疾、是日薨于叔弟之居、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命公之仲弟維自浙東提點刑獄、移閩部、以營葬事、三省樞密院、遣官致祭、所以存恤者甚厚、是年十二月廿四、葬於福州懷

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十三年、以長子儀之升朝、遇郊祀恩、贈太保、十六年再贈太傅、以三子集之郊祀恩、三贈太師、以五子申之請于上、蒙恩賜諡、忠定、公娶鄱陽張氏、故直龍圖閣、贈左金紫光禄大夫根之女、故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黃公履之外孫、累封越國夫人、進封魯國太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男八人、長曰儀之、右奉議郎、次曰宗之、右宣教郎、次曰集之、右通直郎、新差充福建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次曰潤之、次曰望之、俱早卒、次曰茂之、後公百餘日卒、次曰秀之、右宣義郎、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

事、次曰申之女七人、孫男九人、長曰震、次曰泰、次曰升、次曰晉、俱右承務郎、次曰棠、次曰同、次曰謙、次曰需、次曰頤、孫女六人、公資父事君、移孝爲忠、誠意所至、是非利害、煥然明白、直道而行、無毫髮自爲心。所爲所言、合於往古、驗於方來、天下之人、信之如蓍龜仰之如太山北斗、受知三朝、以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其所論列、無非天下大計、懃懃懇懇、古人所謂慟哭流涕、長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自爲御史、一對而罷、旣爲識者之所推與、至於左史、論暴水、達謫闕嶠、故老前輩、莫不爲之咨嗟歎服、固以任天下之

重期之去國七年、賜環未幾虜騎果至、宛若嚆筶巨
淩之環都城、爰從庶僚、建大策、畫長筭、外捍黠虜、內
釋羣疑、雖小人共朝、所以摧沮敗壞者、無所不至、然
而卒全都城、安宗社、使黠虜引而北歸、惟淵聖能用
公於倉卒之際故也、道直則身危、功高則謗多、羣姦
方以公去位爲得計、而國家之事、有不可勝諱者矣、
嗚呼、此天耶、其人耶、聖主嗣興、公首膺爰立、凡所以
爲上處畫者、規模宏遠矣、同列害成、少日竟罷、讒言
巧詆、人爲寒心、惟聖主察其精忠、每躓輒起、忠言嘉
謨、遇事憤發、感激深切、不復顧身、閒居無事、一話一

言未嘗不在國家迨將薨謝爲綸論天下事且以比者奏疏爲言悵然久之言猶在耳起奠叔兄一慟而絶嗚呼痛心之極豈特爲吾家也哉昔韓魏公稱司馬温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横絶古今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使魏公尚在覩公之所爲所宗則其所稱道將何如邪公於諸弟友愛既篤相知尤深嘗有國士之稱然而未始效世俗相推挽也紹興七年郊祀恩當奏子公之子未官者三人乃以仲兄之子琳之名聞至叔兄不幸抱恨遽終嗚呼痛哉可以與百世之下矣而綸之不肖無狀蒙公之所以愛憐者蓋

蔑以加、未幾半月、抱送幼子、殆預識去期、聞者驚歎、方先衛公無恙時、每欲於邵武置義莊、以贍宗族、有志未就、公晚年乃決意成之、遠邇懽欣、非獨被惠者懷感也、公平生交游、皆一時名士、其所薦進、不可勝言、故有聞其名稱、初未識面、而旣蒙引拔者矣、然而與其進、不保其往、旣而以怨報德、負公蓋多、而公未始以此怠於待士也、陳少陽、平生未識面、其慕公之誠、至爲公死、若少陽與公、眞不愧古人矣、若乃放意山林、昆弟朋友、把酒賦詩、談笑酬唱、動盈卷軸、每有奏議、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

爲心籌畫計策胷中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是之易也晚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有深長之味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惟公勲在王室德在生民至忠大節孝誠友愛罔不具備雖身或不用用不久其光明傑出固已如此而薨謝有年未克銘諸幽宮是敢

輒狀公之行事、有求于大君子、惟其文辭鄙拙、無敘次之能、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不勝媿懼、謹狀、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弟右奉議郎通判洪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綸狀

統計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五个字

